

重男轻女 让我自立自强

□刘桂荣

我一出生，就注定了我的命运应该自己主宰，因为我不受父亲欢迎的女孩。

自我记事起，看到的都是父亲的白眼，听到的都是父亲的吼声！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爷爷用秫秸给我做了个小拧车，一拧吱吱地响。我正玩得高兴，父亲从地里挑着豆棵回来，看爷爷哄我玩，没给他帮忙，抡起扁担就要拍死我！幸亏爷爷拉得紧，吓得我浑身发抖！

别人家的孩子七八岁就上学了，因为我是女孩，十岁了，父亲也不让上学。任凭学校的老师和邻居怎么动员也无济于事。

无奈，我报了大人的识字班。识字班里我最小，可学习最好。老师看我年龄这么小，又有天赋，觉得不上学怪可惜的，就三番五次到我家做父亲的工作。

十岁那年，我终于上学了！

在班里，我成绩排第一。在家里我是老大，放学回来，家务活一样也不少干，推磨推碾、浇地、帮父亲捉烟虫子……那时候，一家人吃饭的面粉，糊糊糝，都在磨碾上推。我经常推着磨碾背课文，有时要推到半夜。因睡眠不足，第二天早晨，眼睛都是肿的，头嗡嗡作响。我仍然克服困难，刻苦学习，还当上了学习委员。作文几乎每次都被老师当范文读。

1963年我考入了东平五中。第一学期的学费是十一元。

麻烦又来了！为了这笔学费，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继续上了。班主任到家里劝说，没有说通。临走时，老师对我说，你要坚持到底，千方百计，也要上学。

第二天就要开学了，时间不等人。夜里，父亲已经睡下了。我悄悄推开门，走到他的床前，想开口，又不敢。我蹲下，起来；起来，又蹲下……心在怦怦直跳！虽然我以前从没敢叫过他爹爹，但这一次，我终于鼓起勇气，叫了声“爹爹”！

父亲惊醒了。我向他哭诉我的心愿。父亲拍着胸脯说：你爹没有钱啊！我再三请求，抽咽地说不出话来！最后父亲终于应下来了。

压在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我能上中学了！

在初中，我学习仍然很刻苦，先后当过文娱委员、学习委员、团支部组织委员。初二时，一次作文题是“难忘的一件事”。我把晚上求父亲上学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真情实感，动容，动情！这篇文章被初中三个年级的老师当作范文朗读。这下子轰动大了！从此，我得了个绰号——“刘作家”。

1970年，文凭到手，我上班领工资了。

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我就拿出17元给父亲，让他买了一头小猪。向他暗示，女孩子也能上班挣钱。

在工作的三十多年里，我始终自强不息，努力工作，来证明女孩子的实力。

我退休了，父亲也老了。

这些年里，父亲铺的盖的，穿的戴的，全是我买。没有少过他吃的零嘴，没有缺过他的零钱。每年通了暖气都要把他接来过冬。父亲活到90岁，我始终很孝敬他。我不怨恨父亲，重男轻女不是他的错，是封建思想的残余。我要感谢父亲，要不是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我不会有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直到现在，我七十多岁了，仍然保留着这种精神。

我的故事

投稿信箱：
qmdxz@163.com



12岁那年卖豆腐

□王冠先

1962年，我考上了县里的初中，那年我刚12岁。

为了供我上学，爷爷奶奶与父母绞尽脑汁想办法挣钱。合计来合计去，决定做豆腐卖豆腐。

腊月到正月，农活不太忙，豆腐也较好卖。进了腊月，我放了寒假，父母就让我去卖。

我们庄子小，父母让我到3里地外有集的大庄上去卖。但是问题来了，我的身高当时还没有武大郎高，因此豆腐挑子根本挑不起来。爷爷就把绳子挽了两挽，豆腐架子才勉强离地。就这样，我一步三晃地出发了。

庄头横着一条小沟，我想努力大步跨过去。没想到一跨，前面的豆腐架子一悠便磕到了沟沿上。这一磕不要紧，豆腐筐子便立着掉到了地上。一磕一掉一摔，一个豆腐全成了“豆腐渣”。我吓得六神无主，大哭起来。幸好一位过路老者将我劝住，并帮我扶起豆腐架子，整理好豆腐挑子。我只好挑着那个烂豆腐“打道回府”了。

仿佛一切都在爷爷奶奶意料之中。看到我哭得泪人似的进了门，爷

爷奶奶一切都明白了。“好在冬天天气冷，东西能放得住”，奶奶说，“自家过年也要用豆腐，那就用水冲冲，留着过年吃吧。”

第二天出门前，爷爷鼓励我：不要因为怕跌倒就不学走路了。我点了点头，挑上挑子又出发了。临走，父亲嘱咐我：“天要是晚了就在集上买个馍吃！”

可喜的是，那天的生意特别好，有两个大客户把豆腐买走了一大半。不到中午11点，豆腐便全卖光了。那年头，一年到头捞不到一个馍馍吃。我一直记着父亲的话，“买个馍馍吃。”收了摊，赶紧跑到馍馍房买了两个，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回到家里，父亲算着账不大对，我说我在集上买了两个馍馍吃了。父亲说，我告诉你的是“天要是晚了”，可现在天还不到晌午饭的时候呢？我说我光想着买两个馍馍吃，把天晚了的事给忘了。父亲一向很严厉，但这次没有责备我，反而笑了。

一次一个比我高半头的姑娘说买五毛钱的豆腐，称完，递给我五元钱就走。我喊她：还没找钱呢！她头也不回地说：“那就是五毛钱。”我怀

疑她不认钱，心却紧张地扑通扑通直跳。五块钱啊，我一个月也挣不来，再说我们家多么需要钱啊！可我立即想起了爷爷“童叟无欺”的话，追上去喊住她，并找给她四元五毛。我走后，她又从家里追出来告诉我：“你真好，不坑人，秤头也高，大人说以后还买你的豆腐。”

开学前一天，我照常去卖豆腐。走到半路，突然见对面走来一个人，像是我的班主任苏老师。我急忙想躲开，可空旷的田野，上哪儿躲去？只好硬着头皮迎了上去。走到跟前，我放下挑子，红着脸叫了声苏老师。苏老师一看是我，又惊又喜。他弯下高大的身躯，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学会卖豆腐了，行吗？”我说：“行！”苏老师眼里流露出一种惋惜、赞叹、怜悯、感慨兼而有之的复杂目光。那情景，极像电影《早春二月》中的肖涧秋见到挑柴的学生王福生。苏老师凝视了我一会儿，临走叮嘱我：“明天开学，别忘了！”

开学了，我照常去领助学金。我发现我的助学金比上学期多了1元钱。我明白了苏老师那复杂目光的含意。

人生第一桶“经”

□杨莹

20年前，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在某小镇工商所上班。从单纯的校园步入复杂的社会，一切从零开始，我心里既忐忑不安，又充满信心。

报到第一天，我生平第一次喝了白酒，那又辣又涩的滋味，一辈子难忘。在酒桌上，我留给单位领导和同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腼腆、老实、不善言辞，酒量还不行，仅喝了二两就晕了，还再三推辞，不够豪放。当时流行一句话：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照这个标准，我是没有培养前途的。

虽然不具备混上一官半职的“先天”条件，但我对自己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之后的工作中我从没有因喝醉酒而出过丑。

或许是因为我不善饮酒吧，最终我这个大学毕业生，没能发挥专业优势，而是走上街头去收取管理费。

记得第一天跟着管片站长来到市场，他简单介绍了我将要管的摊位

后就离开了。我像是被人抛弃在汪洋大海，内心惶恐而茫然地站在市场中间，四周是闹哄哄嘈杂的街市声，不知如何是好。

拿着站长给我的管理费小票，我东瞅西看，从哪一家开始收呢？人家会理我吗？会不会像报纸上写得那样被骂甚至被打？

就在这时，身旁一个挎篮卖菜的大妈招手让我过去，她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递给我，说：“我先交。我家姑娘也在工商所上班，我知道你们挺不容易的。”我至今记得她那善良的微笑，她使我明白，人与人之间，只要相互理解，互换角色，就能和睦相处。

慢慢熟悉了市场的环境，我学会了与老百姓打交道，那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以诚换诚，以心换心。我称呼他们大叔大婶大哥大姐，他们则亲切地叫我“小羊娃”，说我是他们见过的最特别的机关干部。

那时单位的年轻人多，大家吃喝

在一个锅灶，工作、生活都在一个院，亲如一家人。时间一久，我身上那层大学生的光环渐渐褪去。我发觉，与同事相比，我除了多读了几年书、会写一手好字外，还真没有什么优势，尤其在生活上，有时还显得有些弱智。我不会用煤炉生火，不会做饭，甚至，年底单位给每人分了几斤鱼，我竟然不会拾掇鱼。看我手忙脚乱半天也没把鱼肚剖开，同事阿华直摇头，她一边笑我笨，一边夺过我手中的刀，给我做示范。看她麻利的样子，我由衷感到在生活这个大课堂里，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我也从职场菜鸟变成熟悉业务的达人。

大学同学聚会，在银行工作的同学话里话外炫耀自己挣到的人生第一桶金，并问我在乡下呆了一年有啥收获？我淡淡一笑，钱是一分都没存到，却收获了许多经验，这也是我的人生第一桶“经”。

大地深处有远方

□郭学栋

25年前，我离开家乡来到省城的技工学校上学。花花世界和青春期的萌动了春情和诗意。我在诗歌中假想艰辛的人生和酸楚的爱情，然后又把这些自以为是的“天才”之作投向各大报刊。石沉大海之际，却收到了诗刊社一封交流研习的邀请信。虽然学习费用全部自理，但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无异于应邀到中央开会。1995年4月，“青年诗人”不顾师长父母的劝阻，执意进京赴诗会了。

培训结束，组织者征取了每位学员的一到两首作品集成了一本叫做《青年诗人》的册子，作为本次研习的成果和纪念。诗集拿到手，我从头翻到底，从目录找到内容，始终没有发现自己报送的作品。我这才知道，原来我写的那些东西，是连这种内部印刊也登不上的。

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成为一名跟岩石、钢钎和炸药打交道的矿工。从都市的繁华到200米的地下，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在巷道的尽头，昏黄的灯下，我手持风钻凿击岩壁。头顶脚下，前后左右尽被岩石包围，噪声与振动无处发泄，

全部传给了血肉之躯。双手被钎杆和矿石划开了口子，每次往钻孔里填装药卷，都被铍梯药粉杀得又痒又痛，权当用炸药给伤口消毒了。结束每天的沉重劳作之后，我最想做的就是能在休憩洞室找到一块干燥温暖的地方将酸痛的身躯放平躺下，连重返地面的欲望都没有了。有一次作业中，距我们不远处的巷道顶板突然冒落两块八九吨重的巨石。我惊魂未定，师傅却像孩子一般兴奋地拍起了手，因为我俩刚才还在塌方的地方小憩，他在庆幸捡回来两条命。我就这样被“困”在井中。天涯海角和美丽邂逅只能在诗中幻想、爆发。

离开井下成了我那时唯一的目标。八小时之外，我重新拾起英文书，并着手补充高中课程，开始了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规划。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一年后，单位公开选拔企业宣传人员，我通过笔试面试顺利入选，从此脱离危险繁重的井下劳作。

之后很久后的某一天，我到矿工浴池退换已经长期闲置不用的更衣柜，当柜门打开的一刹那，就像打开了一段尘封的记忆，不禁令人动容：曾被汗

水、泥水、油渍浸透的工作服静静地挂在那里，早已经风干了汗臭，变成了一张硬壳，像大山的褶皱，像沉默的化石，带着那凝固了的疲乏……

多年后的一天，我在整理书柜的时候又看到了那本差点丢掉的《青年诗人》，随手一翻，我曾不止一次寻找无果的那首小诗竟然出现了。直到现在我也不肯承认是由于以前的粗心视它不见，而坚信这是一个神秘事件。

而那首小诗的名字，恰恰叫做《挖井》，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没有规矩/然而我知道我是向下的/我渴急了/必须汲取地层深处的灵泉……/即使有一天我死在途中/我也会睡得很实/就像没有找到奶头/挣扎疲乏的婴儿。

有时回首自己的人生之路，大都像在迷雾之中，偶尔能辨出的几处灯光，却是在那段永生难忘的井下岁月中。那时人在井下，心生向往，躯体极度劳累，精神空前焕发。而现在的体面和安逸却像一张温床让人难以自拔。

我不知道，我的现在是不是那时向往的远方，抑或那时正是现在的远方！